氣稟、人格特質與社會化

李美枝*

人格或性格（personality）的概括定義是：「一個人在生活世界內，與其周遭環境互動時所展現的顯著思維、情緒與行爲的型態。」欲知一個人之心理與行爲特性的型塑歷程，最好從人之初的嬰幼兒階段開始探討，它涉及先天的個人氣稟與後天人際互動的型態，更往深層探究，就是神經心理學的層次了。

一、性格發展始於嬰幼兒的氣稟

初離母體的嬰兒，雖寓身文明與特定的文化社會，尚待漫長的社會化歷程助其接受文明與文化的洗禮，但是，新生兒的知、能、情即代表著天賦而來的初始人性。嬰兒不會言說他知道什麼？會做什麼？他高興與否？但是透過嬰幼兒心理學家設計的實驗工具與實驗程序，我們已然知道：才一週大的嬰兒，就會辨認母親的聲音、味道，他喜好甘甜的液體；除了以哭來表達他待人滿足他的需求外，他也會表露喜好與厭惡的表情。能夠辨認母親的聲音與味道，表示他已有一些記憶能力。這些知、能、情代表著人之初嬰兒的普同性。但說到人格，就得超越普同性的知、能、情，去尋找形成個別差異的機制。嬰幼兒的初始人格特質表現在所謂的氣稟（temperament），它以情緒的自然流露爲主體，特別表現於生活情境發生變化時，如從母親的子宮投入必須靠自己呼吸的新生環境，有的嬰兒經過空氣壓縮肺部引發第一聲哭啼之後，除了飢餓或具體的不舒服刺激外，很少哭啼，有些嬰兒則讓人看不出有明確的不舒服刺激，哭啼的頻率卻很高，是不安寧的嬰兒。

從照顧者的角度可以將初生的嬰兒分成：容易安撫的嬰兒、可以慢慢安撫的嬰兒及很難安撫的嬰兒。哈佛大學心理系教授 Jerome Kagan 則根據幼兒對陌生情境，特別是對陌生人的反應型態，分成自抑型（self-inhibited）與開放型（des-inhibited），前者表現爲對陌生情境與陌生人的害怕，後者表現爲對陌生情境與陌生人的處之泰然。第一種分類較適用於分離焦慮（separation

* 玄奘大學應用心理系教授

anxiety）發生之前，第二種分類則適用於分離焦慮（separation anxiety）發生之後；所謂分離焦慮是指，約八個月大時，開始害怕見不到熟悉照顧者的反應型態。

（一）內外向的雛形

嬰幼兒的氣稟以其活動能量、哭泣後容易不容易安撫之、是否愉悅地回應他人的逗弄、對周遭環境的注意廣度爲觀測指標，這些於幼兒面對陌生情境時特別具有觀測個別差異的意義；自抑型的孩子傾向拒絕、逃避、退縮，開放型的孩子傾向接納或歡迎，這應是內外向的雛形，他以這個人格基礎開始承接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人際刺激。但是，嬰幼兒的人格發展並非單向道地接受周遭照顧者施加於他的社會化刺激，他的個我性氣稟也不知不覺地引導著周遭的人對待他的模式。自抑型的孩子不容易引起一般人的逗弄興趣；開放型的孩子，只要有人樂於逗弄他玩耍，他是老少咸宜，逗弄者反過來也被可愛有趣的他逗弄著，於是先天特質與後天的社會性刺激進行著相互加成作用。

一歲二個月大的瑩瑩拉著母親的手，另一隻手扶著欄杆，一步一步地從二樓走下階梯，嘴裡還哼著不完整的兒歌。從台北來訪的姑婆，在一樓靠階梯處等著她們下來。樓梯分二段，走完第一段，轉個 u-turn 才是第二段。瑩瑩眼睛看著自己的腳步慢慢的與母親拐進第二段，下了二個階梯時，她突然看到站在下面的姑婆，母親說：「叫姑婆早！」她停在階梯上，眼睛看著姑婆不語，不肯繼續下樓，然後拉著母親的手就要往回走……。隔天是家族年度聚餐，瑩瑩坐在嬰兒座上吃她的兒童餐，台北來的姑丈公拿著錄相機對著她拍時，她頭低下去，姑丈公喊著：「瑩瑩，看這裡，笑一笑。」周遭的姑婆也不斷地鼓勵著，但，她用兩手墊著頭，乾脆整個臉伏在桌面上，然後微側著頭用眼角瞪著拍照的人。

約三年後，瑩瑩的表妹彤彤誕生在家族中的另一房。很愛小嬰兒的姑婆把她帶到台北照顧，從此姑婆的家成爲台北親友們頻頻造訪的去處，造訪的主要對象不是姑婆與姑丈公，是彤彤。只要姑婆在她視線或聽音範圍內，不管認識不認識，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跟她玩在一起；她總是笑得很開心，跟她玩的人也被她的喜樂模樣逗得很開心；生病帶她去看醫師，她會主動舉起手跟醫師打一聲「嗨」，打針哭了一下後，會再跟醫師揮揮手：Bye, Bye。抱她到外面溜躂時，見到人就「嗨」。會講話後，她會在高鐵的車箱內，跟前後座的陌生人，童言童語地搭訕。彤彤是親友們聚會時的小開心果，長途旅行途

中不會哭鬧，因此從一歲多就跟著姑婆及其他親友旅遊國內外，不到四歲，比起同齡的人，她已相當「見多識廣」。瑩瑩與彤彤顯然很早就出現內外向完全相反的差別。

（二）互饋式的社會化歷程

嬰幼兒的性格透過三種人際型態而進行著個我特質與社會性刺激的交互作用。第一種稱爲反應性的交互作用（Reactive Interaction），意指，由於先天氣稟的不同，即使暴露在相同的環境中，個人對環境的詮釋、體驗和反應也不相同。如前例，同樣身處安全堡壘內，對瑩瑩來說，父母以外的人似乎都是危險的或討厭的，但彤彤幾乎來者不拒。

第二種稱爲引發性的交互作用（Evocative Interaction）：由於氣稟的不同，而誘發了周遭人對之作不同的反應；自抑型的瑩瑩對父母以外的人的排斥，自然而然地讓家族中的親友與她保持著有限度的親近反應，家族相聚時，頂多來個「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客套式互動。反之，開放型的彤彤與所有大人之間的互動總是興高采烈的，結果造成彤彤的生活空間與社交範疇遠遠超過瑩瑩。第三種則稱爲前瞻性的交互作用（proactive Interaction）。當兒童長大到可以超越父母設定的環境時，他們開始自主選擇和建構自己偏好的環境。如家族成員就常推測說：「彤彤將來可能會走上屬外交或公關性質的職業生涯」。

二、特定文化規範下的衆趨性格發展

活潑、容易與人互動、直率、喜歡說話是外向的主要特質，小彤彤很顯然的是一個相當外向的孩子，而瑩瑩則是一個內向的孩子，但是她們兩個的行爲模式並非完全相反。單獨就行爲本身來說，瑩瑩也有活潑、會與他人互動、直率、喜歡說話的時候，只是這些行爲模式只出現在她父母目前；換句話說，瑩瑩的外向行爲特質只出現在某些特定的情境及面對某些特定的人時。隨著年齡成長，小孩子的知能也在成長，他的生活空間必然會超越只有父母與手足圈起來的家庭，學校裡的同學、同儕、老師、街坊之人不斷地介入他的生活領域。同樣的，出生不久就表現很外向的彤彤也要面對各式各樣的人，這些人都將加入社會化瑩瑩與彤彤之性格的行列。在與各種人互動的經驗中，瑩瑩將會學知，對成爲好朋友的對象不用設防，好朋友成爲她父母以外可以表露外向特質的互動者。反過來，彤彤小時候逢人就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直率，很有可能會碰到讓她踢鐵板的時候，她在三、四歲之間

時，有了如下的經歷：

姑婆帶她到附近的一個國小的操場去玩，她玩得很開心。她在盪鞦韆時，幾個國中生在旁邊的溜滑梯處坐了下來，然後掏出香菸你一根我一根的抽起來。被姑婆推盪著鞦韆的彤彤，一面盪著，一面頭轉向那幾個抽著煙的國中生，大聲地說著：「小孩子不可以抽煙，小孩子抽煙會被警察抓去。」抽著煙的國中生充耳不聞，繼續一面抽一面聊天，直率愛講話的彤彤也繼續地重複說著教訓的話。如果彤彤不是三歲多，而是與那些學生差不多年齡的孩子，也沒有大人在場，很可能他們會兇兇對她說：「你憑什麼管我們！」或者說：「閉起你的嘴巴！否則給你顏色看！」等類的話。約半年後的某日，彤彤與姑婆等一行人在機場排隊等候驗關，人很多，彤彤忽然指著隔排的一個人說：「那個人的臉是生氣的臉。」姑婆趕快彎下腰，把她的身體轉向並小聲地對她說：「不要講！對陌生人不好的話不要說出來。」

其實從三歲開始，彤彤直率的言行，愈來愈頻繁地，有選擇性地被周遭的人接納或排斥。彤彤的性格發展形式開始如同行爲學派所說的：「透過酬賞與處罰的歷程，一個人的某些行爲被增強了，另些行爲則被削弱了。」愈來愈懂事的彤彤也會透過觀察他人的行爲表現與表現後的後果而學到了什麼可爲什麼不可爲。於是，彤彤不再逢人都外向了，變得跟瑩瑩一樣，有時候表現外向，有時候又似乎有點內向，端看互動的對象與情境而定。比起西方人，中國人的性格比較是情境取向的。

三、嬰幼兒社會化歷程的神經心理學

新生兒天賦喜歡看人的臉，注視的焦點特別集中在眼睛的部位。嬰兒是個大近視，他的眼睛只能看到距離他 10 英吋遠的東西，通常這是母親手抱著嬰兒，讓他的臉面對自己的距離；嬰兒專注看母親時的發亮眼睛，自然逗引出母親先天的母愛情懷與喜悅之情，若他也帶著微笑，回應以情人般的直直注視，這時候的母親（或其他與他對視的人），通常會進一步，情不自禁地嬰兒化自己，配合肢體動作，對他發出咕嚕咕嚕等的無意義逗笑刺激，二人的交感神經系統就進入所謂親子「情緒共振」（synchronize）的喜樂情境。

（一）嬰兒是感覺情感的動物

人腦細胞數量大約是 1000 億，嬰兒一出生，差不多就已有這麼多的腦細胞。初生嬰兒的腦重只有 400 克，到十二個月大時達到 1000 克，正常成長的嬰幼兒腦重，最後會達到成人的 1400~1450 克。這些重量的增加，不是生

出更多的腦神經細胞，而是既有的神經細胞的頭頂處，各自不斷地分枝長出「觸鬚」(dendrites)，並互相串連結網（dendritic proliferation or synaptogenesis），及腦神經細胞的軀幹（axon），長出覆蓋於其上的脂肪質髓鞘（myelination），這些新生事物，使得神經元與神經元之間的訊息傳輸，更快，更有效率，更細緻，展現於外的就是，嬰兒漸進成熟的行爲表現。這些新生事物的主要增長區域，在大腦皮質層的前額葉區（prefrontal cortex），也就是個體運作理知判斷功能的主要區域；這個區域功能的展現模式，用佛洛伊德人格理論的概念來說，就是理性我（ego）的表現；理性的功能在於壓制調控又感性又任性的本我（id）。

相對於理性我的腦神經網路是在大腦的前額葉區，激發情欲的腦神經網路則在大腦皮質層下面的下視丘（hypothalamus）與臨邊系統（limbic system）處。由於這一部分掌管情欲的腦區也出現在動物的腦結構中，因此曾被誑稱爲「動物腦」，意指不受文明與文化規範的腦神經機制所在。嬰幼兒與其如同 Jean Piaget 說的，是處在感覺運動的知能期，但不如說他是感覺情感（sensori-emotional）的動物；這就人際關係而言，意指他是尚未承受照顧者教化的嬰兒；就神經網路的結構而言，則指，他大腦前額葉區的神經網路與下視丘及臨邊系統處的神經網路的連結還很鬆散，因此行爲上，自我中心地、隨心所欲地表現出人之初最自然的情欲本性。

通常，出生到一歲大期間，是人一生中最被溺愛的階段，但因爲這段期間的嬰兒行動能力薄弱，沒有作亂破壞也沒有抗爭的本錢，即使任性也胡爲不出什麼花樣來，作父母的，通常都會心甘情願地包容他、安撫他。但是到了他能夠走動，東摸摸西碰碰的學步期，再放縱他任性，他就可能成爲一個小破壞者了，若繼續溺愛放縱下去，小時候的小麻煩有可能長成管不住的脫韁野馬。正常而且是健康的成長歷程應該是，嬰幼兒期時，曾與他有一年情感共振共奮的母親或其他家人，開始施加阻止他隨心所欲的漸進教化程序，於是，好奇、愛好探索的他開始會不斷地聽到「不可以！不可以!」的訓令。一歲以前親子之間透過情感共振共奮所引生的歡樂與情愛感受，爲一歲以後學步期幼兒的可能任性胡爲，提供了雖挫之，但可以幫助他成長的教化力量。

（二）快樂與羞愧／交感與副交感神經系統的辯證關係

交感與副交感神經是自律神經系統內，兩個相輔相成的次級系統，其運作方式猶若太極圖內的兩個陰陽兩餘，陽餘象徵熱情奔放，陰餘象徵安寧平靜，兩者之間的輪轉，維持著大宇宙的自然和諧。被稱爲小宇宙的人體，則

依賴交感與副交感神經的協調運作以維持個體身心的平衡，而交感與副交感神經的成熟建立在嬰幼兒期的親子互動關係型態。

母嬰互視時，兩人視網膜上中央窩（錐體視神經細胞密度最高的地方）的相互對焦，刺激彼此交感神經的喚起及瞳孔的放大，若兩人更進入喜笑玩樂的興奮高潮，交感神經的喚起也就越亢奮，並刺激如快樂激素（endorphin）的分泌，進而刺激快樂神經網路（ventral tegmental dopaminergic elation）的喚起。對腦神經系統已成熟的大人，這種高度的亢奮，無關自我腦神經系統的成長，但對腦神經系統還待發育的嬰兒卻有莫大的助益：促進腦神經細胞建立綿密的互連網，換句話說，會帶孩子會逗樂孩子的母親，是以她成熟的情欲腦來帶動孩子情欲腦的成熟。

1. 中庸之道的親子調頻互動

然而親子之間的互動，即使是歡樂的遊戲也要維持中庸之道。嬰兒承受刺激的量有其配合生理成熟度的適當範圍，太少或不足，造成沈悶，少感受快樂，但超過太多的刺激則成爲負荷，嬰兒會有迴避的自然反應，如眼睛不再看母親，頭轉開，也不再咯嘰咯嘰地笑。其實母嬰之間，母親並非彼此互動的唯一支配者，嬰兒也可以是一個支配者，只是他以發於內形於外的自然反應，無意識地傳出：「夠了！夠了！我的交感神經系統受不了」的非語言訊號，此時有賴有意識且敏感的母親，調整自己的反應來配合嬰兒需求的程度，此稱爲親子互動的調頻（attunement），調對了，親子兩相歡；若嬰兒已經有不耐受的跡象了，大人還在不斷地鼓勵刺激，就偏離了中庸之道了。調頻恰到好處的最佳指標是嬰幼兒快樂與興趣的自然流露。

2. 在愛與歡樂的基礎上利用羞愧感施教

母嬰視線相互對焦及嬰兒瞳孔的擴大，幫助把母親的影像投注到嬰兒右半腦的皮層視覺區，右半腦主司視覺空間的訊息，也是支配情緒訊息表達與處理的所在。藉著母嬰之間高度快樂情緒的共振，投射到嬰兒右半腦皮層的母親影像，猶若照相機快門的「喀嚓」歷程而註冊於其記憶系統內。通俗地說，嬰兒把母親愛的影像刻到自己的心版上了，到此爲止，心版上的母親，是無條件帶給自己滿足與歡樂的對象，也是自己情感依附的安全堡壘。

學步期的幼兒有了新生的行動能力，開始探索周遭很多新奇的事物，他的探索有被接納的，有不被接納的。當母親或周遭的人，發出超出正常音量說：「不可以！……不行！」時，他驀然回首，見到的是，母親陌生的表情，母親臉上指責的表情與不尋常的聲音，引發了他剛開始萌芽的羞愧感受與表

情。伴隨羞愧表現的內在神經系統是副交感神經，它是指示「停止不要動」的指揮所。在有所可為與不可為的探索歷程中，成人施予的禁制教化促發了幼兒副交感神經的成熟。在周遭成人執行愛與馴的社會化歷程中，嬰幼兒的大腦皮質層與下皮質層的神經網路聯繫，比以前更綿密了，我們也見到，「這個孩子愈來愈懂事了」。

四、養子不教誰之過：施虐與溺愛皆不可

嬰幼兒腦神經系統的成熟需要時間，也需要外在優質的親子教養刺激。比較常聽聞到的是，被施虐兒產生精神性的症狀，或極端的暴力犯罪。然而，施虐另一端的過度溺愛也會發生偏差的問題；知名的新聞案例如，1998年發生的，一個 19 歲的獨子，林清岳，氣不過父親責罵他老是與同樣遊閑好玩的朋友鬼混，拿了家裡的剁骨刀，砍殺已熟睡的父親及平日疼愛自己的母親 100 多刀而致死。

林清岳在母親的溺愛下，長期縱情於「本我」的隨心所欲，其偏差傾向，其實從嬰幼兒期就種下了根，但由於當時幼兒行為能力有限，「盲目」的父母往往看不出來，一直等到他長大，並清楚地做出明目張膽的行為，作父母的才驚恐地想方設法壓制他。但是，被溺愛的孩子往往自小就缺少內在挫折容忍度的訓練，也就是，缺少交感神經系統與副交感神經系統的平衡辯證作用，遲來的教訓只會引來他「父母不再愛我」的憤怒。林清岳被執行死刑前，寫給姊姊的悔過書中也寫著：「……我是壞，但有人教導過我嗎？」從神經發展心理學的理念來說，對孩子生後第一年的「溺愛與交歡」，有助於親子高度親密關係的建立，但接下去，則要執行愛與馴雙管齊下的漫長社會教化歷程。

2010/6/30 完稿

參考文獻

Paul van Geer (1998). A dynamic systems model of basic developmental mechanisms: Piaget, Vygotsky, and Beyond.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05 No.4 634-677.

Gazzaniga, M. S., Ivry, R. B., & Mangun, G. R. (2002). Emotion. Chapter 13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he biology of the mind.*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Schore A. N.（1994）. *Affect Regul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Self: the neurobiolog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New Jersey: Hillsdale.

Isabella, R. A., & Belsky, J. (1991). Interactional synchrony and the origins of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Child Development.* Vol. 62 373-384.